

看道 抬头

DO NOT CROSS

〔丹麦〕福劳德·N·欧尔森 著

王宇辰 译 甄建国 审校

NAR DRAGEN LØFTER HORNENE

看龙 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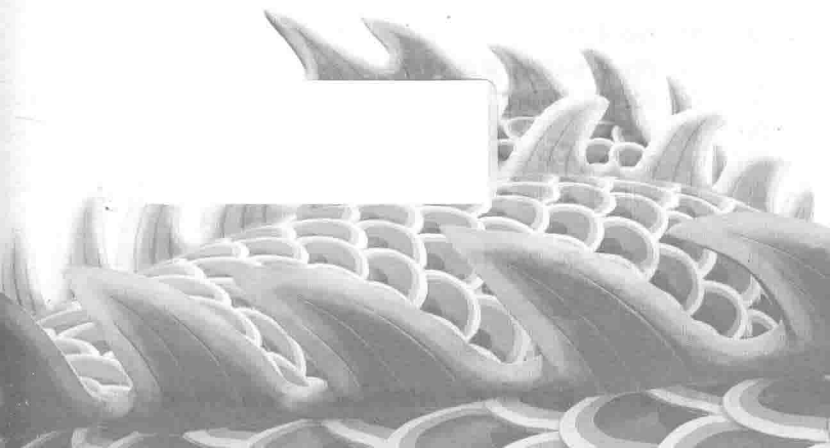
〔丹麦〕福劳德·N·欧尔森 著

王宇辰

译

甄建国

审校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03

Når Dragen Løfter Hovedet

Copyright © Frode Z. Olsen and Ries Publishing House,

Copenhagen, Denmark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抬头/ (丹) 福劳德·欧尔森著; 王宇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517-3

I. ①龙… II. ①福…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8541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0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页 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17-3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天

二〇〇五年十月九日，星期日

中国河北省，廊坊，近晚六点

挑夫紧紧盯着那辆蓝色的汽车，看着它摇摇晃晃地驶入了大型公交枢纽站。在这里，本地公交车和长途客运车络绎不绝地驶入驶出。车上挤满了刚刚在距廊坊以北两小时车程的北京度过了周日的人们。不错，这回应该有机会赚一笔了。有些人买的东西太多了，根本没办法全部靠自己拿动。他把烟头随手一扔，小心翼翼地折起了手中的北京地图。地图的很多地方都破了，几乎快要断成两截。明年春天，他就要人生中第一次去首都北京了。他站了起来，拄着分量不轻的竹扁担朝汽车走去。

去年冬天，他离开了重庆，那个有着超过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那里的人们分布在西南部崇山峻岭中一个巨大的河谷地区内。长江水在那里缓流而下，为空前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源泉。但是，重庆那众多陡峭的小巷和数不清的台阶对于物资的运输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衍生出一个手持竹扁担的特殊群体——“棒棒军”。他们是一群十八到七十岁之间的农村人，为了谋生涌向了大城市，却没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只能通过挑担送货来谋生。这一行的竞争很激烈。直到有一天，挑夫开始感到自己年纪有点大了，于是就决定去东北部其他大城市碰碰运气。



那里的人们都很富有，即使是一份差一点的工作也能拿到同样多的薪水。他在初夏时分来到了河北省的廊坊，而他最终目的地是北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经常拿出地图来仔细琢磨，试着把最重要的地方都印在脑海里。他还注意到，大多数的街道都是南北向或东西向。北京就像一个表盘，天安门广场位于中心，北邻故宫，西邻人民大会堂，东邻国家博物馆，而南面伫立着伟大领袖的纪念堂。挑夫希望自己在临终之前，能有机会在日出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致敬。现在他还没有攒够钱，但是当春天来临之际就应该够了。到那时，他就可以在户外露宿了。

车门缓缓打开，乘客们开始下车。这时，他注意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既没有拿包也没有带行李。男人用力地往外挤，想要抢先挤下车来，手里拉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怀里的孩子哭个不停。当他们经过他的身旁时，他察觉到，这个孩子和女人不是一家人。说不清到底是因为孩子身上穿的红色风雪服，比这对男女身上穿的朴素的衣服要贵得多；还是因为女人始终低头看着地面、姿势笨拙地抱着孩子；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出声哄孩子，他也说不清楚。挑夫有点犹豫，他面前有很多潜在的顾客，而孩子的哭声却已在拥挤的人群中渐渐远去，但他还是迈开脚步跟了上去。关于孩子被偷拐卖、家人悬赏酬谢的这种事情，难道他听说的还少吗？他一边注意着那对男女，一边满怀希望地望着太阳在灰色的天边照射出的那条耀眼的红色亮线。现在天气还很暖和，但冬

.....



天很快就要挟着难熬的寒冷和刺骨的北风到来了。也许，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一次让他终于能够摆脱这条竹扁担当做谋生工具的机会。

三天后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



二

东桥，哥本哈根，晚六点

熙乐瞥了一眼天色，开始加快了速度。风越来越大，乌云从西边汹涌而来，争相铺满天空。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可不想现在被淋湿。昨天和前天的天气都很好，对于晚秋季节的天气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今天早上天也是又高又蓝，苍白的太阳竭尽全力地想阻挡冬天的到来。

第一滴雨点打在了她的脸颊上。哎，不要现在下啊，已经这么近了！她向后方瞥了一眼，穿过了东桥街。只差三分钟了。又掉了一滴雨点，紧接着又掉了一滴，雨下起来了。

熙乐把自行车靠墙停好，锁上车锁，从车筐里抓起了手提包。站在干爽的楼道里，她气喘吁吁地转过身，一边用手梳理着她的湿发，一边肩膀对着楼道的门看着雨中。外面公园里的大树在雨中晃动，很快风就会把最后的叶子吹掉了。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潮湿的树木和黑色泥土的味道。她站了一会儿，听着楼道门慢慢关上，然后打开楼道的灯，开始上楼。上到一楼和二楼之间时，她听到楼上传来了一种叽叽嘎嘎的声音，她放慢了脚步。又是一声叽叽嘎嘎。她停了下来，一片安静。她紧张地站着听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她犹疑地倚着楼梯的扶手探身向上看去。什么都没



有看到，但是她感觉到有人。难道这又是她疑神疑鬼的瞬间，而下一瞬间一切又化为乌有？她鼓起勇气，迅速踏上了到二楼的最后几级台阶，快速闪进了自己的公寓，锁上了门。

她背靠着门静静地听着。什么都没有。她没有开门厅的灯，而是透过猫眼看向外面。走廊里的灯灭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能看清外面的物体。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我总是往最坏处想呢，她低声地说着准备转身。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几乎是沿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爬了下来，尽管她试图转过头去，但身上的肌肉却把她往相反的方向拖，发自腹部的一声急促的尖叫穿胸而出。那个身影停了下来，看向她的方向。熙乐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不得不双手抵住门，同时憋住嘴里发出的那一阵阵啜泣声。过了一刻，叽叽嘎嘎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她跑向客厅的窗户，透过浅色的内窗帘向下看。外面还在下雨，一会儿，一个驼背的身影穿过街道往公园里走去。走了几步之后，他回过头来，熙乐赶忙从窗户边闪开。过了一会儿，她再次把目光投向下面。他走了，她松了一口气，正要脱掉外套，这时她看到了公园边上的一棵大树下的那个身影。

恐惧迅速蔓延到了她的全身，她跌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的躺椅上。她找出她的手机，有点不安地看着键盘。几分钟后，她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边上的卧室。她慢慢地靠近窗边，小心地把头微微探向前方。他还站在树下。

.....



三

与此同时，河北天津交界处某地，午夜时分

迪迪小心地把丈夫的胳膊从自己身上移开，摸索着起身。城的呼吸声不那么沉重，但她感觉他仿佛知道她在挪动。

自从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三个漫长的白天和黑夜已经过去。从北京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她马上就上床睡觉了，她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那天晚上，她看着城的眼睛的时候就明白了，他已经知道了真相。对于她来说这是人生中最丢脸的一件事。他很晚才走进卧室。她听到他的鞋子掉到地板上的声音，还有衣服被扔到一旁的声音。她假装自己睡着了，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在那一晚和之后的几个夜晚，他像野兽一样想要证明她是属于他的。她掉进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无底洞里。

王江在哪里？她为什么要让他走？这么轻易放弃不像她的风格，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迪迪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走进了浴室。她在黑暗中冲洗着自己的身体，想要把他的精液从下体洗掉。她的乳房又疼又涨，一方面是因为他毫不留情的手，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儿子再也喝不到的乳汁。然后，她一边用很长时间用力擦干自己的身体，一边盯着镜子中自己黑色的影子。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光亮能够挽回



她的脸面了。

四

哥本哈根，第二分局，大国王街，晚六点

屏幕上闪烁的图片显示电脑正在关机，阿纳·贝尔曼警官把办公椅推到后面，站起身来。他的头和后背告诉他该回家了，但透过潮湿的窗户看到外面漆黑的屋脊却在说：再稍微待一会儿吧。他能听到同部门其他人的动静。他上一次没有什么理由地走到走廊上跟同事聊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呢？尽管过去的几周案子不多，但他还是照旧在这台该死的电脑前坐了太长时间。电脑有它的优点，但也有海妖一般地迷惑人的能力，让人不知不觉中变成被海底礁石所困住的沉船。骑车到拉斯比约恩街只需要一刻钟，反正也没有人在等他。这时候走，他肯定会浑身湿透。这时电话响了。

“你好，阿纳，今天晚上你来俱乐部吗？孩子们训练结束了，而且我好久没有都下国际象棋打败你了。”

埃里克·阿纳森曾经是弗雷德里克斯贝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席，是他的挚友。俱乐部已经获得了今年的冠军。贝尔曼看向窗外，云很低，从眼前快速飘过，再过半个小时，天气应该会转晴。

“冰箱里是不是只有那些平常、可怕的精选牛仔三明治？”

“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过来吧，我到时候点几个披萨。”

但贝尔曼更想吃几个好吃的汉堡。

“太棒了，一会儿见。”

他挂断了电话，转身想要到部门里快速地转一圈，这时他看到特里娜·贝克站在门口。

“你现在有空吗？”

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托比约恩今天中午才来上班，而他来的时候还带着他儿子。”

贝尔曼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待在警察局里。又开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关于即将到来的警察改革的会议。他早就知道大国王街的分局要关闭，他现在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托比约恩什么时候有儿子了？”

“这一次你有充分理由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最近刚刚成为一个六岁男孩的继父。男孩挺可爱的，但是有点特别。托比约恩说，他已经可以正着和反着读单词了。这应该是跟大脑里出现短路有关。实际上他读书的时候既可以从前往后读，也可以从后往前读。”

“他妈妈是阿拉伯人吗？”

“哈哈。显然今天没有人照顾他，所以托比约恩只能带他来上班，很多人都因此而崩溃了。这孩子来的时候穿着蜘蛛侠的衣服，来了之后立刻开始在桌子和柜子上到处爬，很快就弄坏了警



卫处的一台电脑，搞乱了案件档案，然后把他午餐盒里的东西撒了一地。”

“孩子现在在做什么？”

“他一个小时以前睡着了，但是很多同事一想到他要醒来就吓得双手发抖。”

贝尔曼等着听特里娜说明白，但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喏，这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展示你的先进领导能力的绝好机会。你上了那么多的培训课，而且你是副警长。”

当警车开到这条街上时，一块蓝黑色的云彩遮蔽了天空中最后的光亮，不过现在雨下得并不大。警察局的无线电服务台发出了“遇到麻烦的人”的报案。亨利克·克维斯特高把车停在了楼道前面。他的搭档托米已经跳下车。亨利克也起身下车，拉上夹克的拉链，向二楼左边的几扇漆黑的窗户看了看。托米手里拿着强光手电筒，开始向公园走去，他跟了上去。

亨利克两个星期以前结束了在警察学校的基础课程，回到了分局。从那时开始，他每天都跟托米·诺高警员一起行动，诺高的绰号是“诺尔动手就成功”。托米早在七十年代就从警察学校毕业，在他们第一次一起执勤时他就说了，他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一个普通的交巡警。哥本哈根警察局的独行者。这些年，托米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到不同的特殊部门去轮岗，但是最后他总是会回到警队。很久以前，历任上司中一位曾建议他尝试一些别的工作。最后人们还是让他留在了他所申请的这个岗位上。亨利克是霍布